

胡诺皋著

搜救队 谜团1947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搜救队

SEARCH AND RESCUE TEAMS

谜团 胡诺皋 著
1947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搜救队：谜团1947 / 胡诺皋著. —重庆 :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624-7042-7

I . ①搜… II . ①胡…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43914号

搜救队：谜团1947

胡诺皋 著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策划编辑: 朱 成 版式设计: 三间田

责任校对: 谢 芳 责任印制: 张 策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z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4.5 字数: 316 千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042-7 定价: 36.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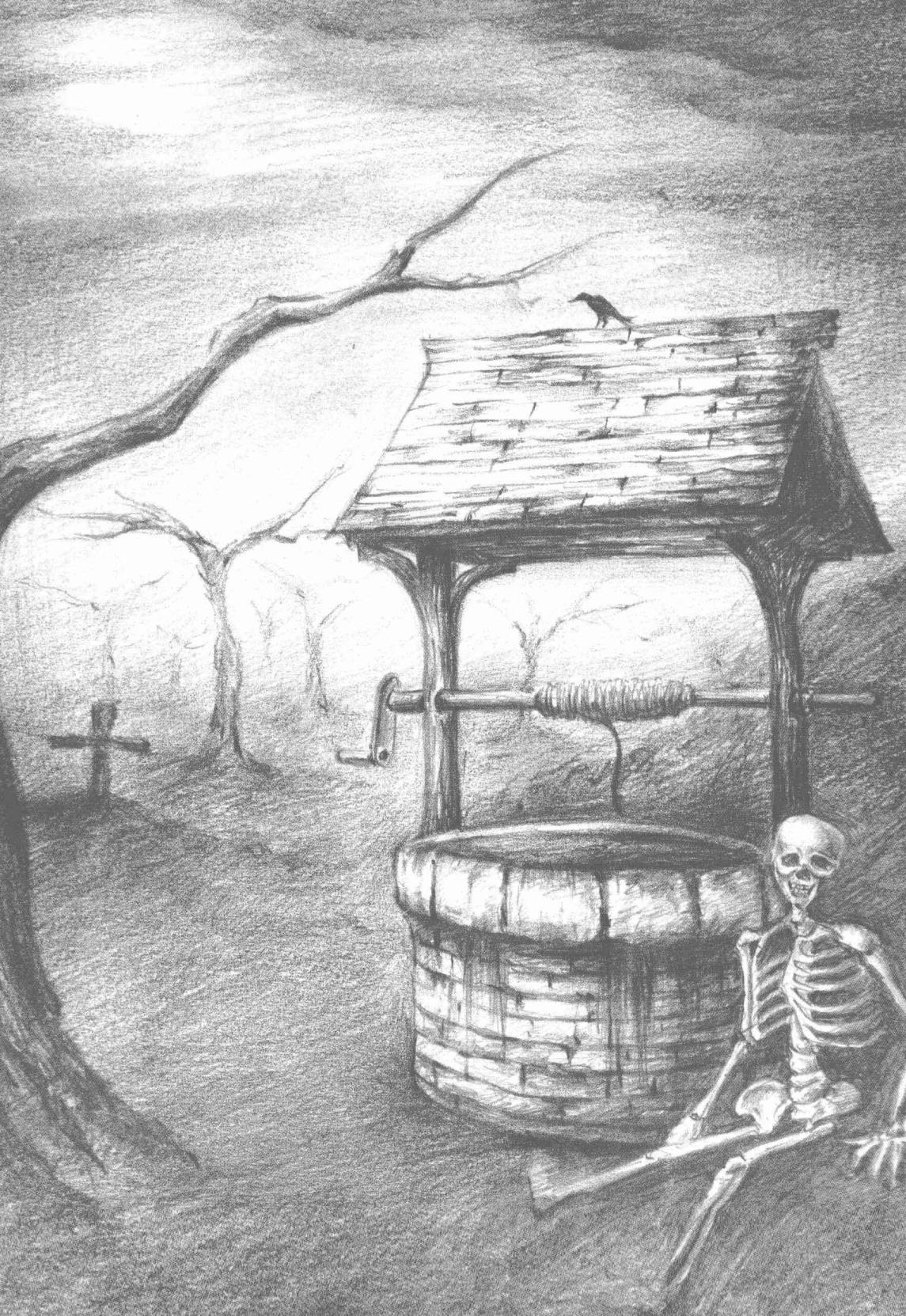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生意	002
第二章	湮灭的线索	008
第三章	重访	014
第四章	陌生人的短信	020
第五章	阵	026
第六章	邪术	032
第七章	古怪的容器	039
第八章	动画（1）	045
第九章	动画（2）	051
第十章	汇合——五哥的礼物	057
第十一章	碳雕	063
第十二章	小饭馆的秘密（1）	069
第十三章	小饭馆的秘密（2）	074
第十四章	潭底奇遇	080
第十五章	挺进太行山	087
第十六章	中伏（1）	094
第十七章	中伏（2）	101
第十八章	中伏（3）	107
第十九章	完美战术	113

第二十章	遭遇战	119
第二十一章	追踪	125
第二十二章	别有洞天（1）	131
第二十三章	别有洞天（2）	137
第二十四章	迷失（1）	143
第二十五章	迷失（2）	148
第二十六章	迷失（3）	154
第二十七章	刘胖子的发现	161
第二十八章	传说？现实？	168
第二十九章	通道尽头	174
第三十章	禁地（1）	180
第三十一章	禁地（2）	186
第三十二章	鬼脸	192
第三十三章	凶手浮现	198
第三十四章	突围	203
第三十五章	日军的警告	209
第三十六章	潜水	217
第三十七章	通向远方的水底链条（1）	224
第三十八章	通向远方的水底链条（2）	229
第三十九章	绝境逢生	235
第四十章	密林	242
第四十一章	重复	249
第四十二章	尸油井	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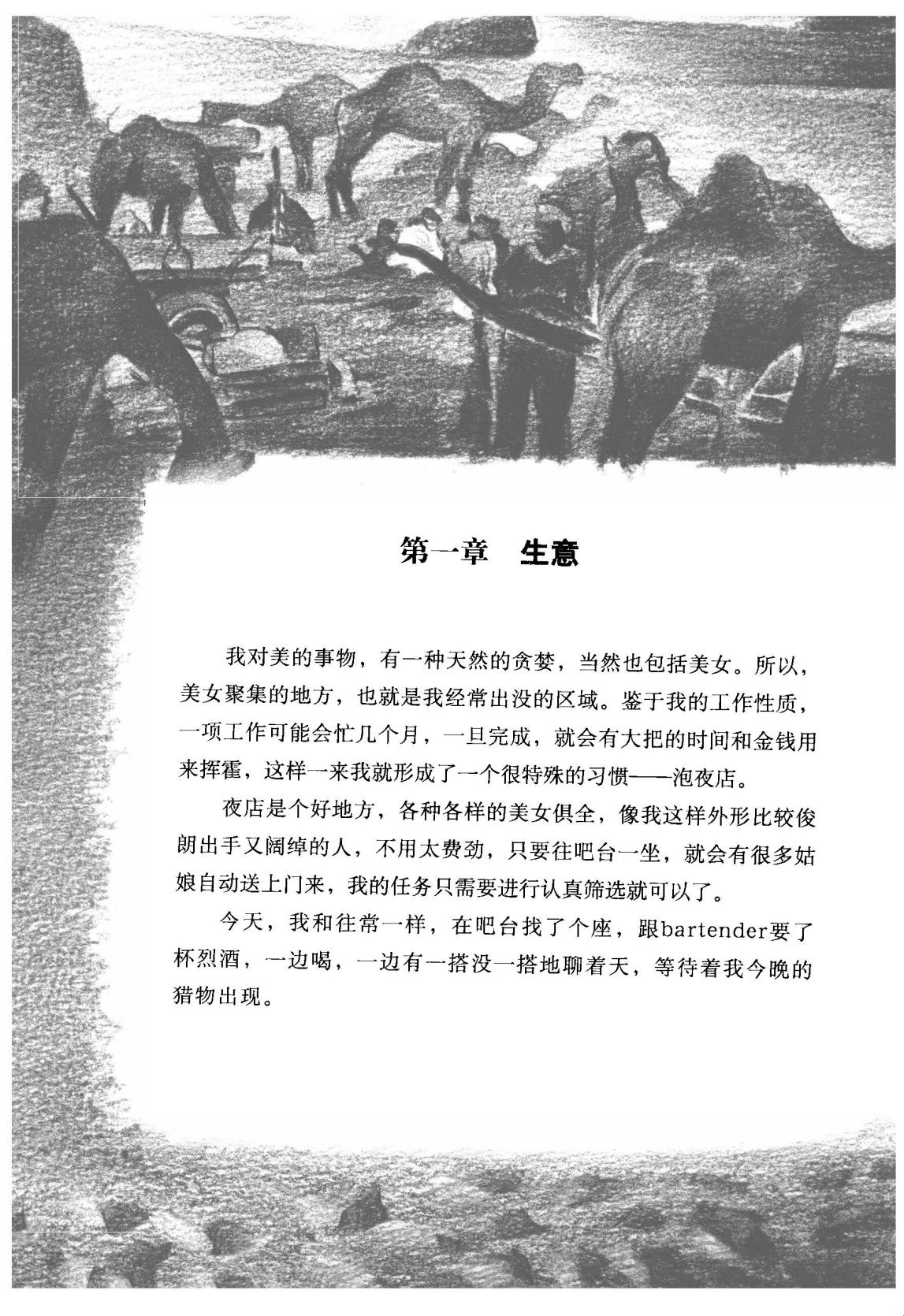
第四十三章	巨型纳气阵	262
第四十四章	雾锁迷城	268
第四十五章	石俑（1）	274
第四十六章	石俑（2）	282
第四十七章	王师爷的推理	288
第四十八章	阴谋的浮现	294
第四十九章	大殿中的秘密（1）	301
第五十章	大殿中的秘密（2）	308
第五十一章	广场	315
第五十二章	通向谜底的管道	321
第五十三章	盘丝洞	328
第五十四章	第七个人的方法	334
第五十五章	逃生	342
第五十六章	壁画（1）	352
第五十七章	壁画（2）	358
第五十八章	出口	364
第五十九章	失散 — 重聚 — 新的线索	372



“找到真相之前，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这是我常说的一句话。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丁建国，是一名私人搜救组织的牵头人，但我们和普通意义上的搜救人员有些区别，具体的工作就是接受委托人的雇佣，去一些鸟都懒得生蛋的地方寻找失踪者。

这些人有的是刚刚失踪，有的是多年杳无音讯，但家人没有放弃，需要有个说法，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结论，给委托人一个交代，然后领取佣金。因此，开头那句话其实并不高尚，真相对于我们，就等于金钱。

这一行是个良心行业，是缺乏监督的，唯一的准绳是自己的道德底线，你找到的所谓真相首先必须要说服自己的良心，然后才好意思拿去找雇主换钱。但是，要知道，在这个由谎言编织的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容易办到，唯独真相，如果想和它近距离接触的话，有可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第一章 生意

我对美的事物，有一种天然的贪婪，当然也包括美女。所以，美女聚集的地方，也就是我经常出没的区域。鉴于我的工作性质，一项工作可能会忙几个月，一旦完成，就会有大把的时间和金钱用来挥霍，这样一来我就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习惯——泡夜店。

夜店是个好地方，各种各样的美女俱全，像我这样外形比较俊朗出手又阔绰的人，不用太费劲，只要往吧台一坐，就会有很多姑娘自动送上门来，我的任务只需要进行认真筛选就可以了。

今天，我和往常一样，在吧台找了个座，跟bartender要了杯烈酒，一边喝，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等待着我今晚的猎物出现。

也怪了，平时我坐在这里不用等很长时间，就会有人过来和我聊两句，喝点酒。今天倒好，我坐吧台跟前戳了半天，也没见有人理我。我一时有些无聊，就想玩会儿手机，低头从口袋里刚把手机拿出来，就发现有人坐到了我的旁边。

基于我的直觉，不用抬头，我就感觉到这应该是个漂亮姑娘。果然，我的眼睛证实了我的猜测，眼前这位姑娘打扮相当时尚，皮肤很白、尖尖的下颚、大大的眼睛、鼻梁高挑，长发披肩，略微烫了一下，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扑面而来。我是怎么看怎么觉得喜欢，心里暗爽：“看来今晚算削到了，赚大了，这种长相漂亮、气质出众的姑娘，竟然会来主动搭讪我，真是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脑子在飞快地转动，想找出一句具有杀伤力的话来打个招呼，可还没等我开口，姑娘却先说了话，不过她这一说话，把我愣住了。

姑娘先是笑了笑（别提多漂亮了），问我：“丁先生吗？”

我心里一怔：“认识我？难道我在夜店界已经这么有名了？”

我转念又一想：“难不成是我以前泡过的妞，要是那样可太糗了。”

我心里发虚，说话有些没底：“咱俩之前认识？”刚说到这里，电话铃响了，我一看，是搜救队里负责外联的雁雁，电话接起来，就听里面说：“丁队，刚才有一个台湾女人找你，我就让她直接去你的第二故乡找你了。”

我一听就明白了，原来是客户，心里也就踏实不少，对雁雁说：“雁儿呀，我想我已经见到她了，我先谈事情，过一会儿和你联系。”

说完，我扣了电话，又恢复了以往谈笑风生的样子，对这姑娘

道：“小姐，我就是丁建国，您找我，有何贵干？”

“先给你看样东西，”说着，姑娘从手袋里拿出一张发黄的古旧照片，照片上有七个人，行走在一片丛林里的废墟当中，估计当时的相机什么广角一类的技术一概没有，因此看不出具体是什么地方。拍照的人是从队伍的后方抓拍的，所以照片上的人都是背影。

姑娘指着其中是一个背影对我说：“这个人是我爷爷，照片拍于1947年，是一个随队记者抓拍的关于那支科考队的最后影像资料。”

我接过照片，仔细地看了起来，姑娘接着说：“据随队记者回忆，由于这是一个秘密项目，由蒋中正先生直接授意保密局组织的，随队记者在进入队伍之前也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是他的任务规定，只需要拍摄沿途信息，作为资料归档。出于任务的保密性，以及安全性考虑，在到达目的地之后，队长出示保密局的绝密指令，他被拒绝继续跟队，于是只能和一个当地的向导留守在废墟外面，顺手拍摄了这张照片。”

姑娘看着照片叹了口气：“这也是这七个人留下的最后一点信息，从此如石沉大海一般，在人间蒸发。记者和向导在废墟外面等了一个星期，仍然没有看到他们回来。正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早上，当他们醒来后走出营帐，竟然诧异地发现偌大个废墟竟然在他们眼前神秘消失。他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因为恐惧，他们并没有继续等待下去，而是和向导退了回来。”

“保密局对这件事情非常愤怒，但是当时内战正处于激烈的阶段，国民党当局无暇他顾，毛人凤暂时搁置了这件事情，随队记者和向导也被送到了美国，监视居住。后来战况急转直下，保密局更没有精力来处理这件事，这项机密任务也就成了死档，所有和这次

神秘任务相关的文件也都在保密局撤至台湾之前被销毁了。我手里的这张照片是那个随队记者临去世之前给我寄过来的，这些事情也是从他随照片一起寄来的一封长信里得知的，但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位老记者先生并未透露这个遗址的具体地点，而且在照片背面亲笔写了八个字：‘仅为留念，切勿深究’。”

我接过照片，仔细地端详了一会，抬头问那姑娘：“小姐，您的意思是，让我们去找这个失踪了六十多年的科考队？时间跨度这么大的活，我们还没接过，关键是，你刚才不是说，据那个随队记者回忆，整个遗址不是神秘消失了吗，而且这东西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所有的线索只有一张老照片，中国这么大，要我们去哪里找？我们就算想要去搜查，也没地方展开工作呀？”

这姑娘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出示了另外一张照片，一张很新的照片。我拿过来一看，愣住了，我们这种职业的人，对于空间、方向和景物，有一种天生的敏锐触觉，所以我可以确定，这张照片上的地点和那张拍摄于60多年前的照片是一个地方。

姑娘对我说：“看出来了吧，这是同一个地方，是几个月前我的一个朋友在一个驴友论坛上意外发现的。我朋友是个资深驴友，我曾经把那张老照片给他看过，所以他印象深刻，见到这驴友发的照片之后一眼认了出来。他知道我很牵挂这段往事，于是他马上和那个驴友联系，但由于那是一个老帖，发布于几年前，当时参与其中的驴友，已各奔东西，联系不上了。”

“于是我们只能从帖子上面寻找线索，这个帖子是以图片为主，文字介绍比较模糊，我们只知道，这地方是在太行山深处的一片原始老林里，那个地方人迹罕至，方圆上百里地全部被密林覆盖，落叶混交林遮天蔽日，四季之中，经常被大雾笼罩，相当神秘。”

“这几个驴友在林子里面自助游，不慎迷了路，三天三夜没能出来，这是他们无意间发现的一座废墟。由于当时迷路，大家也没有心情深入地调查，一心只想着快点脱险，就随手照了几张照片，我手里这一张就是其中之一。”

“这几个驴友走出密林之后，对于那座废墟非常好奇，也非常遗憾没能深入地勘察一下，所以，其中的几个驴友经过精密的准备之后，又重返了这片密林，可他们前后在里面转了四五天，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个遗址。因为上次他们是迷路途中碰巧遇到，所以基本没有什么方向性，他们没有目标的瞎转完全是在做无用功，这样下去终归不是办法。于是他们就决定暂时先退了出来，放弃了这次计划。”

“这就是帖子的全部信息，既没有具体的路线，也不知道这片密林所处的位置，我根本无从着手。我的这个朋友给我提议，可以找一只专业的搜救队，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听说你在这个圈子里比较有名，不少人向我推荐你，所以我就想办法联系到了雁雁小姐。”

说了这半天，我终于听出了些眉目，但这事听起来玄乎得很，看来这姑娘是想让我们去这时隐时现的废墟当中找她爷爷，当然，是他爷爷的遗骨。不过这事总给我一种非常不靠谱的感觉，弄得跟神话一样，我们这种雇佣性质的搜救队，本身的工作特点与那种突发性事件中以营救为主要目的的搜救队就有一定的区别，我们主要是负责寻找一些失踪人群。尽管小妞的这桩生意从性质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失踪几十年的人，我们也找到过（遗骨），但这件事邪门就邪门在，神秘得有些过头，竟然连地点都不清楚，往常我们接的工作，总会有个具体的区域，这让我有些挠头。

不过，经过了开始的惊诧和不可思议，这会儿我倒相对平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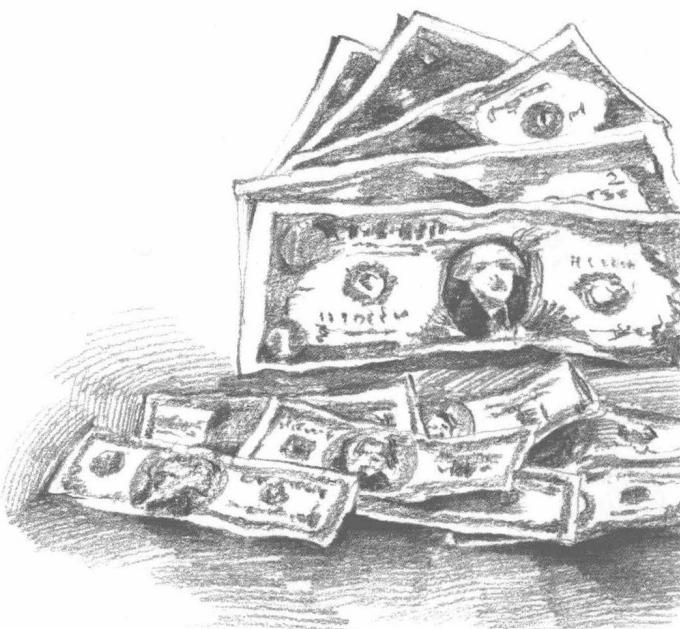
下来，冲那姑娘一乐：“这活，我不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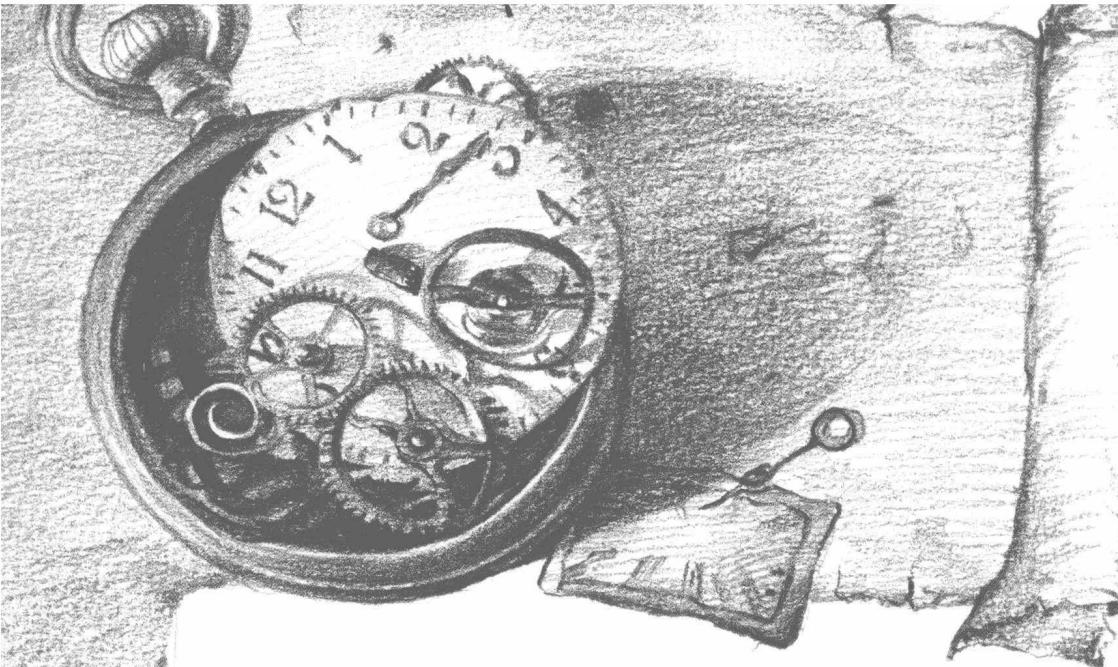
姑娘有些意外，又有些紧张，问我：“为什么？我打听了不少人，都推荐你，说你完成过很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什么你要拒绝我，我会付给你很多钱，你开个价吧。”

“不接！”我态度坚定，“原因很简单，我们是搜救失踪人群的，不是破解灵异事件的。”

姑娘也很老练，很快平复了自己的情绪，同样微微一笑，对我说：“那咱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痛快点，我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只要我能做到。”

我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标致的小妞，故意放缓语速：“任何条件？”





第二章 湮灭的线索

当我把车停在市内一所高档宾馆的楼下的时候，却有些犹豫了，似乎感觉这么做有点卑鄙，但美女就在眼前，机不可失的道理我也是懂的，我这思想斗争得就甭提多激烈了。

最后，我一咬牙，对她说：“你住哪里？”

姑娘倒是很淡定，对我笑了笑：“怎么？改变主意了？我可事先说明，机会就这一次，过了今晚，想都别想。而且，我给了你机会，你自己放弃，那么，我们的约定仍然有效，这生意就算是谈成了。”

我一皱眉头：“少废话，住哪儿？再磨叽，小心我反悔。”

“送我去‘喜来登’吧，明天一早你来找我，我有事情和你详

谈。”姑娘对我说。

到了地方，女孩下车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你这人还不算坏透顶，既然咱俩现在是合作伙伴，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这是我的习惯，在夜店遇到的女孩，一般都不会打听得太仔细，所以这次竟然也忘了问眼前这个姑娘的名字。我很讨厌看到女孩子自作聪明的样子，不耐烦地问道：“你叫啥？”

女孩也不介意，微笑道：“我叫苏桥桥，明天早上八点半，酒店一楼咖啡厅见。”说完，苏桥桥一转身，往酒店里走去。

看着她婀娜的背影，我几乎要给自己两个耳光，我心想：“丁建国呀丁建国，你怎么就不能卑鄙一次呢，你这人又不是什么正人君子，装什么高尚呀，这回好了，人家根本不领情，高尚没装成，彻彻底底地装了回孙子。”

我仔细权衡了一下，苏桥桥这桩生意，恐怕不是什么好活，当初保密局都这么谨慎地去做这件事，肯定不是什么简单的差事。而且这丫头的底细不明，莫不是什么台湾特务吧？到明天先看看给多少钱，钱少了，当场我就反悔，这回绝对不装孙子。

想罢，我一踩油门，扬长而去。

第二天是个好天气，我起床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平时夜店泡得太多，生物钟已经有些混乱，我又没有上闹钟的习惯，所以离我们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

我一边刷牙，一边拨通了雁雁的电话：“雁儿，你在哪儿呢？我一会儿去接你，去‘喜来登’把昨天那桩买卖谈谈。”

我和雁雁赶到酒店的时候，意外地发现，苏桥桥还在咖啡厅等着我们，边看杂志边喝咖啡。见我和雁雁来了，也没多说什么，起身让我们坐下，我本想礼貌性地道个歉，毕竟迟到这么长时间有

点说不过去，但苏桥桥好像压根没在意，开门见山地说道：“丁队长，你们多少钱肯干？”

我在来的路上已经把事情的大体经过跟雁雁说了，她也觉得这事有点不靠谱，一是因为时间太久远，二是事情似乎很复杂，有些诡异，危险性好像很大，应该慎重。可到这里之后，我们俩谁也没想到，苏桥桥会这么直接，思想准备都有些不足，雁雁看我有些发懵，赶紧从桌子底下抓住我的三根手指，那意思，至少三百万。我们配合时间长了，自然心领神会，其实这正合我意，把价格说高些，爱干不干，不干的话，我可以去找点比较容易的生意，来钱也快，难度也要相对小很多。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我把价格说完之后，这姓苏的女孩连个嗝都没打，对我说：“这样吧，我给你们五百万，你负责组织人马，列个装备清单，你们找人采购，费用我出，事成之后还有一百万的奖金，你看怎么样。”

这话说完，我和雁雁都傻了，俗话说得好：“钱压奴婢手，艺压当行人”，任谁也不会跟钱作对，这姓苏的一张嘴，就比我们提出的差不多高了一倍，这种价格让我们几乎无法拒绝。

我把心一横，这肥肉一定要吃，当即表示：现金，成交。另外，是人民币，不要新台币。

苏桥桥看我们答应了，好像也松了一口气，对我们说：“既然这样，大家就是自己人了，二位跟我到房间来一下，我要给二位看点东西。”

来到苏桥桥的房间，她对我们说：“自从看到驴友这张照片之后，就决定调查一下当年的这件事，所以她就让自己的一个朋友帮忙在台湾寻访当时保密局还健在的老人，终于，昨晚台湾那边传回来一段视频。”